農巖集

十一

農巖集卷之二十一 目錄

序

送仲惠兄奉使西關序

送宋道實光[illegible]金[illegible]序

送李伯祥歸歸去淵序

農巖集卷之二十一

序

送季舅羅公碩佐之安東卜地太白山序

世言太白之山多異人近者權侙作安汝式傳行於世余得而讀之其事頗奇侙文士也其爲此傳自言得之於汝式之子天命而世或疑侙杜撰如古人傳奇者而實無其人是固不可知者然傳言汝式本中朝人官至尚書甲申亂浮海至我東遂隱於太白其事具有本末無甚恠誕獨言其年已八十矣而顔貌渥丹步履如飛是蓋類得道有仙術者而且以太白

爲東方第一福地意猶至今不死在此山而自岻爲此傳世尚無一人得見其人而雖其子天命者亦不可復見焉則岻之此傳其果不足信歟然自古奇人異流多隱於窮崖絶谷虎豹鳥獸之藪人跡所不及處苟非絶俗有遠志能歷險阻窮幽深者固未易得見而世之人旣不好奇彼又往往自混於樵人釋子以韜匿其跡故間或有幸而遇之者亦漫焉不省是宜世之得見者少矣而遂以爲無其人也哉舅氏素卓犖倜儻有絶俗之志又好奇特甚今行將踰嶺而南卜地於玆山之麓斯人也苟尚在焉則倘可得而

遇諸舅氏試爲我博訪而陰求之抑余尚復有疑焉
蓋徵述溌式之言曰後三十餘年當有眞人起陜西
遂定天下近聞　皇朝舊將吳三桂起兵舉義虜中
大震天下其遂定矣乎然自徵爲此傳至今甲寅僅
二十四年矣則其年數旣稍不及而又聞三桂首立
　高皇帝苗裔以建大號是又非草莽特起者比而
考溌式所言旣不及此只泛稱眞人此二者旣皆不
合而又三桂所起者滇黔滇黔與陝西相去數千里
是亦與溌式所云者不合豈溌式初非能前知者而
其言不必盡驗歟不然豈三桂終不能成事而後數

年別有眞人起於陝西如汝式之言也是又不可知者然余聞三棧近已據有川蜀川蜀實與陝西相接豈三棧之兵或出自漢中以窺秦隴如諸葛亮故事而旣得秦隴嘗遂鼓行東出以席卷中原如是則亦可謂起陝西否乎而天下事又非一二年可定要其剗削蕩平計須六七年或十年而後可也汝式所云三十年者豈謂是歟不然貳之此傳果豈譔不足信也已

贈季達序

吾從弟季達發解今年司馬旣而覆試不利余盖惜

而吊仰而賀也昔曹沫爲魯將嘗三敗於齊矣及葵丘之會手一劍刼萬乘而反三戰之所喪猶掇之也是豈其勇怯殊哉亦激於奮也盖奮者勇之倡失者得之機不奮則不鼓勇不失則不能爲必得今吾弟旣奮於一失矣因是而鼓厲勇氣期於必得可左券契也余視世之人應舉一不得則必怨有司者是惑也夫以吾弟治聲詩爲舉子業何遽不若今之徼倖僥得者而其視百發穿楊者則不翅未至是亦可責之有司者已乎吾弟其自今益發憤自勵日肆力於經籍浸涵菀積發之文辭俟業益富藝益精如太阿

之發於硎而無不可剸也而後出而試焉將何往不
利科舉固小事而司馬又其小者其得失本不足爲
吾弟言然以射之爲末藝而君子猶重焉至以爲爲
仁者則則亦以不怨勝己者而反求諸己也爲舉業
者誠能無責有司者之心而唯己之反焉則其可重
豈猶不若射而由是而進於爲仁其術亦不外是矣

贈玄生若昊序

玄君欽甫之從余言文字事也每自歎其居之僻也
而俗倫不興學其意盖憂獨學之難云余謂二者不
足憂憂在子之志已矣夫居僻則有寡聞之陋俗倫

則有燕閒之誘然志立而二者不能爲吾患矣故記曰士先志夫志貴遠亦貴篤不篤則易以沮也不遠則易以足也易沮與易足而怠怠焉廢矣此學者之通患而遠方之士則甚焉以其遠且僻陋也而常貶焉自小謂不足以就夫學也不曾用其力而已逆憂其難少有得焉而輒安焉不復求進此其所爲易沮與易足而不待終其學去之必速者也然是亦責夫志而已非居僻與俗偷者之過也夫古之以瑰瑋文學之士稱焉者其人豈皆出於三河豐鎬之間而俗豈盡鄒魯哉徃徃奮於遐陬夷蠻之鄉而能傑然自

立聲施後世者亦其志遠而能篤爾今夫水志於海
茲日夜以流不百折而沮也不千里而足也終亦必
達而後已士之有志亦何以異此哉今子旦先篤其
志焉而要之以久遠毋遽沮也毋遽足也以觀其成
焉則俗之偷也將自我風之而其必有合志同方之
士與焉以相輔也夫何有於居之僻而獨學之憂焉
詩不云乎中原有菽庶民采之易曰鳴鶴在陰其子
和之夫善者固人所共取而有倡則必有和理之然
也吾子其持是說而不怠用力焉則異日者聞南方
有文學之士出焉吾必曰子也

贈李生弘命序

我國湖南卽中州之荆揚也地廣而饒物產其竹箭可以爲材其橘柚可以充包匭而其人才尤盛與嶺南並號爲國府庫當本朝盛時儒學節義之士瑰瑋倜儻立名當世者多出焉及後稍衰尙有能治其文辭以擅名場屋與北方之士爭先者而至近亦益衰少豈其山川之氣漸薄而土之所生不足以爲材歟然而橘柚竹箭之產曾不聞其有乏何也余壹惟之及來湖南始得縱觀其山川形勝喜其風氣之美而居朗州久益習其土俗而樂之州西南十數里有鳩

林者六村也邑中賢豪長者多居之余故尤樂從其游而仍得徧交其子弟其人往往美秀而雅便習禮讓有都人士之風然其處地饒樂左右湖山環以竹樹幾數百餘家人皆飯稻羹魚無衣食之患歲時酒食宴樂招呼往來其子弟朝夕相聚游戲浸以成俗以故其於學也少而不力而長則忘之間雖有知耻自奮欲力學者亦無與相觀而善矣今其長老顧亦病之爲之置塾師以教而不能卒變以化盖余觀於是而知湖南人材之不興六抵類然矣既而得李君弘命天子其亦南士之難得者也君既生長鳩林日

習其俗而然其自喜爲文學特甚平居簡出誦習不怠閒與余入月出山中讀書論文窮日夜不厭語及其俗輒慨然太息思有以矯之而及出其所爲詞賦則又皆贍蔚可觀余讀而益喜之然君所治者舉業耳自是而有成以擅名場屋則可也何足以比古之瑰瑋倜儻立名當世者而余喜焉者特賢其能不受變於俗而且以君之志益加慨焉以遠大自期則其能傑然有立而遂與古之瑰瑋立名者比亦何所不可也李君尚以是自勉而且以厲其俗使南士舉有勸焉則人材之興其庶復往時之盛矣乎

贈李樂甫序

李生賀朝之冠也余盖賛焉旣卒事而歎曰優優大哉聖人之制是禮也曲而有節廣而備物矣夫日而可行也而必筮日夫人而能爲賔也而必筮賔其擧而加之也苟可以易其總丱者則已矣而必三加其祝而命之也苟可以諭其志意則善矣而自三加至於醮而字也必皆有祝焉大哉其聖人之重冠也雖然其重冠也非重冠也重成人也其重成人也非重成人也重其將責成德也夫惟成人之德大矣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無不備焉乃今一擧而備責於人不

亦 而難乎夫古之爲是者則亦有道矣自其幼而
成童此至冠也其教之有序其養之有法訓習以詩
書六藝漸摩以孝悌仁義非一日之積也其自是進
乎成德非亟也若後世則教養旣無素年又未至而
冠而乃從而責其德之成焉則亦難矣卽禮儀雖備
祝辭雖多庸何益乎雖然君子服以飾容容以象德
是故有其服必有其容有其容必有其德詩曰彼其
之子不稱其服服之不稱惟無德也若是者君子恥
之人能知此義則亦可以知重冠矣知重冠則可以
知自重矣知自重則可以進於成德矣此顧不在其

人矣乎昔趙文子既冠徧見諸大夫以受其教而獨智武子稱成季之文與宣孟之忠以勉焉君子以爲善規今余雖無可以教戒人者亦嘗逮事我靜觀先生其觀德亦深矣今先生雖没而其志在詩書其言行在家庭生能晝夜誦法服行不怠以光大先業勿替而益篤焉則繼述之孝孰大焉生其勉之哉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又曰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請以是爲生誦之以繼祝辭之後

送趙使君 景望 宰同福序

瑞石在湖南諸山特高大登其上可以望見漢挐云

余自家大人謫朗州歲每往省輒道山下過旣望巍然壯之而又聞環山下五六邑往往頗有勝觀以是欲一往游者數矣而至今三歲不果雖其行役卒卒亦無所因而之也今年六月嘉林趙公自爽鳩氏出宰同福福卽環山下之一邑也其地有號爲赤壁者甚勝而邑去朗州又近不宿舂可至盖朗之山月出者與瑞石相望矣趙公於余爲中表昆弟且同里閈故得朝夕從游甚見親愛而今且遠矣然余不以爲戚者特喜其行之密邇於朗而余且從公後歸省吾親晨昏之暇當馳一騎見公於挾仙樓上相與縱

觀赤壁之勝既又登瑞石之巔以臨南海望見海中隱隱有若雲氣者指而語曰此漢挐之山也不亦瑰特殊絶壯觀也哉公行矣且須我

送最良兄宰歙谷序

吾族兄最良氏自太僕郎出爲歙谷令將行過訖余曰吾幸而得邑在大嶺之表東海之上以其甚小而無事也雖僻遠吾甚樂之且吾好琴今往將日卧閤鼓琴以爲治余曰樂哉斯爲邑之適也古者謂是吏而隱兄今得之矣雖然邑不可小也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蓋雖小邑而天下之事皆備是不可以不盡心

也曰然則吾將何以爲邑曰爲邑不難兄誠好琴則取諸此足矣夫琴一器也而備衆物焉絃以比音而細大不奪職任使有宜也徽以紀律而長短不失度法制有定也柱促則絃絶柱弛則絃緩寬猛之則也越疏則響宏越淺則響小弘隘之效也察斯四者亦可以爲政矣雖然此器之用也非琴之至者也若其以喜心鼓之則散以越以殺心鼓之則武以厲以悲心鼓之則哀以思以淫心鼓之則蕩以濫及其感於人也舒慘愉戚又各以其聲焉夫唯君子之心齊莊而中正寬博而易直故其聲雝然以和穆然以淸幽

而不怨肅而不怒優游而閒遠純古而澹泊其聽之
也可以蕩人之私邪發人之滯吝而志意得正焉夫
心之感也無形而其成聲至著也聲之動也無方而
其感人至深也此天機之至妙而不可以僞爲也故
善鼓琴者先持其志善爲政者先治其心君子之政
不期惠而惠所存者仁也不期理而理所存者義也
不期肅而肅所存者敬也不期信而信所存者忠也
是以其仁心感者良不背其義心感者良不偷其敬
心感者良不慢其忠心感者良不欺觀其良知其政
矣察其政得其心矣故善爲政者身不下堂陛而心

諭乎百姓言不出戶庭而教行乎一境若乃明法習文殫力而任勤剸劇綜核取辦職事簿書期會是趨者此特吏之能爾非爲政之善君子盖羞稱焉今以吾兄之才施之一邑固若牛刀之割雞矣然余不敢以世之能吏期兄而願進於君子之道兄且歸而求諸琴其必有以得之矣

送士與士敬歸茅島序

從士與兄弟數爲余言其茅島之勝茅島者在保寧之海上三面皆水獨其東一面距陸然潮至亦漫爲水故稱島云島中有土田竹林岸多奇石人家數十

戶居之畀隋嬴船可朝夕取給其出入陸皆以潮去爲候以故無舟楫之勞風波之恐蓋樂土也自士興先考進士公始築室島中置田種樹然亦不能常居焉而至士興兄弟益纂葺不省間嘗一至見其室屋多毁田疇蕪穢盡然感焉遂作賦以識之且圖其山川形勝以歸余得以覽觀焉今年冬余隨家大人自南徼東遷于峽未幾聞士興亦盡室南歸將定居于茅島之上曩余讀士興之賦固已知其志然亦不意其若是決也且念士興少長京師與余俱家北山下父兄親戚朋友皆在比隣相望朝暮越所陌往來間

輒飮酒賦詩以爲樂而今遽一朝棄之遠去其能無
躑躅顧戀於心乎且茅島雖勝固亦黿鼉魚鼈之處
也計其村閭荒落人俗貿貿無足與語者不知士與
何樂於彼而以爲歸也旣而得士與所寄去閭詩數
篇讀之辭旨感慨俯仰低徊愴然有離騷去故之思
蓋覩其意誠有不得已於行者而未始樂乎彼也余
嘗讀北風之詩見賢人君子當衰亂之世不能自安
於都邑相率而歸以蘄免於世禍每悲其不幸而及
讀四月之詩則尤可悲焉蓋其衰亂旣甚無所適歸
矣戾天潛淵皆所不能則雖欲爲北風之惠好同歸亦

不可得矣然則士生亂世能丕得所歸亦幸矣而苟可以全身遠害則雖險阻幽深窮絶山海固將樂往况如葦島者豈易得哉今士興之歸將修葺其先人舊廬以處耕漁以自給而誦詩讀書吟諷先王之道發爲歌詩以宣其壹鬱亦足樂而忘老而其於世禍遠矣又何眷眷乎故居之懷也士興其以是自安可也

送鄭平仲 從 金晦而 皇 畢 金顯甫序

三君子之來從我也余盖喜而又愧焉昔莊周有言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余所居乃萬山之中

也蓬藜四塞虎豹交蹟平居或終日不聞有謦欬而
過門者而今三君子乃肯惠然而來至閱月累日而
不棄去也則其喜固可知矣抑吾夫子嘗言朋來之
樂則樂其以道義及人也而今三君子之來也特謂
余粗有鉛槧之功可與從事於科舉之學也則是余
不能以道義致人而乃以區區之文字也此余所以
愧而又其室屋湫隘伏暑大雨上漏旁爍蟲蛇蚤蚊
交嘬爲病而糲飯藜羹又不足以供給則余於是乎
重有愧焉雖然此則三君子固皆安之矣而况於朝
夕攻文之暇臨深谷而濯清泉坐于盤石之上風乎

茂林之下而良夜有酒輒彈琴賦詩歌詠相和間或縱談古今文字之得失而浸淫及於道義蓋無有不可樂者而今且以交罷歸矣嗟乎聚散離合非人所能爲是亦何足道哉而然念三君子各在千百里外既落落難合而余亦將朝夕去此而就京華也則譬欲復會於此山之中相與爲林泉琴酒之樂其可得乎此余不能無介然於今日之別也遂爲置酒送行屢晦而彈琴而人各賦詩一章以爲別

贈仲惠兄序

與吾兄相別已半歲矣今日之見所欲言者宜無窮

也而乃自吊問寒暄外無一語及他事輒出其橐中所藏朱子書讀之曰子嘗勸我讀是書今旣手抄成一編矣顧其中疑晦甚多願與子一講而不能得今不易遇子於是且讀且語亹亹不倦旣又謂余曰吾素有幽鬱之病往往而甚唯得會心人與語可以少瘳而旣僻在海曲徒有思耳今得遇子開卷劇論所疑吾殆忘吾疾矣余視其色信若數腴者焉嗟乎余之愚陋其安能發人之志意若此哉此殆兄過而與我耳雖然講說之爲樂則深矣非必得勝己者而後然也況此聖賢遺文天下之理具焉相與讀而味之

誠宜有足樂者又豈區區講說之助哉抑以吾兄之愛我也而處遠不得相守以久卽此一編書於朱夫子之全蓋九牛之一毛也而又不能卒講焉此可爲慨然者也然念此書雖若河漢之不可涯而其義理明白則固如日星之昭然誠能遺棄百事而盡力乎此虛心而讀之潛思而究之磨歲月而涵泳之則雖有所疑自將以次脫落而無俟乎問人矣異日相見吾當拱手傾耳以聽兄之劇論而發吾之昏蔽也兄其勉之

贈西僧玄素序

余少好游嘗欲徧觀方內山川而顧不能如其志閒嘗東游楓嶽放乎大瀛海觀日月所出撫永郎述郎之遺跡西入天磨聖居窺朴淵之壯南登月出以臨漲海亦嘗家白雲山下得窮春州谷雲之勝其他如摩尼首陽龍門諸山亦皆一寓目然此在方內山川特十之一二耳世所稱大山如智異太白漢挐者皆未及見然余獨聞妙香在諸山最雄特奇秀其佛宇最精麗又最多高僧名釋以此最願見而地遠未能往往歲嘗西渡浿江登百祥樓以臨薩水從樓上東北望香山在百里外可一宿至會行事迫遽不暇往

至今恨之今者遇西僧玄素於三角山中爲余道香山之勝甚悉余於是益聞所不聞幾欲棄百事徃而不可得矣玄素容貌雅靜言談有趣嘗入是山坐禪十年間者出而周遊徧歷七寶楓嶽龍門寶盖諸山以至于此今將復歸于山中而不復出矣余旣夙慕是山早晚必當一徃舊聞金仙佛影之間常多入定僧余將於是乎問焉其尚可以得見否於其行書以約之

送洪施叔澤普宰洪川序

君子之世其家位不必於齊也而行取象焉業不必

於弓也而道取準焉傳曰良弓之子必善爲箕良冶之子必善爲裘夫箕之於弓也裘之於冶也豈不遠哉而因其機襲其巧繼述之道存焉君子之世其家也亦若是已矣洪君施叔早歲從蔭仕未幾得洪川爲宰人謂施叔年少未更事意其於吏治齟齬然余觀近代名相有以忠誠廉公匡輔彌綸德業蔚然被世者莫先沂川公而施叔其親子也夫謂弓子之善箕也冶子之善裘也其言不足信則已不然謂施叔以詵爲父也而顧拙於治邑乎夫以百里之宰視千乘之相其小大亦懸矣然其忠以事上誠以御物廉

以約己公以制事則未始異焉夫是四物也沂川公旣以施於國而爲良相矣施叔獨不能用之邑乎余觀施叔資美年富前塗所至固難爲槩量然其克紹前烈以世其家則盖將以一邑之治卜之也施叔其往勉焉使夫人者稱焉曰良相之子必善爲邑

贈季達序

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每讀此語而悲之然此退之自悲其未耄而哭人之三世也今吾與季達年方三四十左右而十年之間哭姊妹兄弟者已五人焉就中仲雨之良旣爲秋柏之實而吾弟則方

在肆矣夫以疆壯之際而所遺已如此幸久不死至於老則其將如何哉況代謝之變近在天倫他人又何暇悲也嗚呼仲雨之死而季達之悲可以知今日之吾悲也然此何待於易地而後喻哉卽季達之悲吾弟無異乎其悲仲雨矣季達今將有東行燈下相視嘗出而不能語遂書此以贈之其歸致諸伯父亦將泫然而悲也

兪命岳李夢相二生東游詩序

詩歌之妙與山水相通夫淸迥峻茂奇麗幽壯其爲態多變其爲境難窮登之而神聳卽之而心融此山

水之勝也而詩歌亦然故二者相値而精氣互注焉景趣交發焉是固有莫之然而然者矣然造化無全功人才有偏蔽故宇內之爲山水者不能皆勝而人之於詩歌亦鮮造妙是以踐常境而求奇雋之語則無助操哇音而寫瑰麗之觀則未肖是二者又交相負也而人之負山水也顧多蓋詩道之衰久矣吾山水於東方金剛爲大而自前世詩人歌詠甚多然求一言之克肖其勝卒不可得夫造物者專以神秀淑麗之氣鍾之於是山以而爲奇峰峭壁以而爲淸泉邃谷以而爲嘉木異卉金砂銀礫其爲勝亦妙矣而

世之爲詩者方且樂習卑近因陋而襲陳未嘗一致
其深思以發獨創之語其動乎天機也淺而興象不
遠命乎事物者粗而描寫不眞以此而之乎山水夫
安能有所發余謂詩歌之道不振則東人之負金剛
也無已時矣及余觀俞李二生東游詩可異焉二生
之治詩歌其師法甚古此自余所知而若其卽物而
語皆眞遂境而意輒新幽觀勝態的皪爍發使嘗見
是山者怳然如復見焉則余亦不圖其至於是也二
生之所從學詩者實吾弟子益也子益每與余論詩
必以深造獨詣眞際遠韻爲尚而慨東人之不然今

二生則旣涉其津矣詩歌之道其將振於今日乎余竊喜而稱之不但爲金剛賀而已也

送徐魯瑩宰金城序

魯瑩之辭侍從而求邑宰爲大夫人養也始余讀其陳情疏有曰身有數年之榮而毋無一日之養蓋其辭甚悲而其情甚切矣今而後得之則其喜可知也而猶有憂焉何也吏事之未嘗習民隱之未易究而稱 聖上德意之難也嗚呼不徒以得所願爲喜而顧有憂於職事魯瑩之心其仁者之心也持是心以往何難之不易苟必曰學養子而後嫁則非吾之所

聞也乃余竊有規焉君子患不自治不患無以治人若魯堂之溫謙愼密志潔而行修吾誠愛而敬焉然於洪範之高明會論之弘毅孟子之浩然無亦有可勉者乎發揚以崇其志提特以厲其氣恢而拓之以廓其器疏而通之以達其行自治之道盡於是矣雖然爲是有術亦曰學以明理而已學非固讀書之謂也然不讀書亦無以爲學矣今魯堂所得者峽邑也地幽而民稀俗朴而訟簡理事之暇宜益讀古聖賢書沈潛玩繹以究其旨趣使理日益明而知日益進則其於自治也將無所不盡道矣誠如是也雖進而

立乎巖廊行天下之至難亦將沛然無疑何有於蕞爾邑魯望其勉之矣古之君子於別也必有贈處顏淵季路盖行之矣今亦竊附此義而以之言也贈魯望不識魯望何以處我

贈鄭集仲處運序

天地萬物有屈即有信有信即有屈二者相感造爲往復如弓之張弛如桔槹之俯仰其機自然其勢必然而其理固當然也吾夫子傳易發明此義特詳自日月之運寒暑之變推以極乎龍蛇尺蠖之微而卒反於吾人焉則其旨深矣然斯義也智者鮮焉愚者

昧焉賢者順焉不肖者悖焉此吉凶善惡之所由分也集仲之學其於此講而明之固宜有素然在今日宜益勉焉者也夫士行於世其仕宦出入尊卑遠近蓋莫非屈信也而君子知有命焉故榮辱不能撓其守欣戚不能膠其心時屈時信惟其所遇而已無與焉今集仲之仕誠屈矣然理無終屈不患不信顧所以處之者何如爾夫惟能處屈然後可以能處信集仲其可以不勉乎雖然以是而告集仲非言之至者也聖人之論屈信固有深於是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內外之相養知行之相資

感應之妙存乎其間學問之理其何以加此余竊覵集仲學博而思未深志廣而行或窒思之未深則義未易精矣行而或窒則用無由利矣以是而求進於道得無有礙乎集仲或不以吾言爲妄顧及此暇時讀書窮理存省踐履交致其功而加密切焉使其知無不明而行無不誠則致用崇德之實屈信感應之妙皆可即吾身而驗之矣不亦善乎不亦善乎以余之方佐銓部而不能信集仲之屈於其行不能無介然聊以是說贈焉集仲其以爲如何

贈南左相九萬赴燕序

不佞少讀春秋傳見弱國小邦困於强隣不能自立
而其臣有以才智謀猷爲國家紓難刷耻功業爛焉
爲後世所稱道者無若鄭之國僑越之范蠡蓋當僑
之時鄭政旣敝矣而國在晉楚二大國之間儀莊玉
帛無日不待於境行李之往來結轍於道路然且不
免焉朝受盟於晉而楚兵夕以入矣夕受盟於楚而
晉兵朝以入矣僑也能秉義守禮善其辭命頡頏調
柔不偏不激卒使晉楚之君臣戀然心降無敢以一
矢加遺而慢辭嘖言亦無自以至焉豈不難哉句踐
之敗也甲楯五千地方百里而君臣羈係執鞭箠以

事吳悉府庫之積以充貢獻國之存者蓋無幾矣吳蠡也能以其間深謀密議內摩厲其民外豢擾强敵堅忍而待時蹶起而乘釁一戰沼吳遂霸江淮其亦偉矣不佞嘗妄論二子以爲僑也機而敏蠡也智而深夫二子之才未知其孰賢要皆有濟艱之貞振弱之烈尊主庇民之功焉春秋以來蓋少見矣國家受制北虜于茲五十年其臣妾之辱誅求之困罔不翅於鄭越矣閒者邊臣生事虜書絕悖　至尊受其嘖辱舉朝被其汚衊東土之人自三尺以上莫不扼腕裂眦痛憤憂懣無生之心焉於斯時也我相公以忠獻敏

識位在輔弼是蓋有僑蠡之責矣乃今屈三事之尊而備一介之使釋廟堂之權而從皮幣之役則不審相公於此何以處之不佞誠無所知識抑嘗竊聽於輿人之議以為　主辱至痛也國誣至恥也為臣子者不容無辨涕血虜庭抗辭極言誠感而義動之是在公一行又有謂今日之事造釁者在我而制命者在彼且既屈首而臣之矣而一朝之辱顧欲攘臂而抗爭非計也無寧且隱默而歸以姑靖國家是二說者皆似矣而要之皆偏執淺見非探本極摯之論也夫弱國之於強隣受辱而求伸蒙誣而求雪固皆有

辭令專對之助然亦吾之所以自治者有足恃而無
恐而彼之視我也亦不見其可侮故言之易入而辨
之易明矣苟或不然而徒欲以區區頰舌費辭見解
明目張膽而求必伸焉則是亦益撥其怒而重自辱
焉耳何利於國哉若夫量力度勢隱忍以圖存亦古
人所不免要必痛自刻厲陰有所事不隕穫以沮不
玩愒以忽時至而作屈極而伸然後可也不此之爲
徒俛首似似日候人之鼻息睨眴以爲吾欣戚而苟
幸朝夕之無事以偷安焉則是將愈往愈微卒於畏
約罷軟而無見伸之日矣尚何以爲國哉是以國僑

之以辭令而馴晉楚也范蠡之以隱忍而豢吳也不但恃此而已而其所以自强於內振刷於後者治法謨畫具在左氏傳可按覈也然則爲相公今日之計者亦惟密勿晨告克猒　聖志慨然於耻辱之不可忘姑息之不可狃委靡削弱之不可久早夜振發淬厲以修明政事整頓綱維任賢使能愛養良民使吾自治之實隱然足以折衝隣國則强暴之辱無自而發而積耻之洗也其有日矣此乃向者僑蠡二子之所從事也而議者不以是望於吾相顧但以使事之得失虞焉何其細也雖然不曰伊傅周召云乎而區

區二子之是稱焉則不倭之志亦可感也已矣

仲父退憂先生六十一歲壽序

昔鄒孟氏論天下有達尊三曰爵一齒一德一三者皆生人之至願也而不能夫人而必得故一有之人斯貴之矣貴之斯尊之矣尊之斯達乎天下矣此達尊之義也雖然德者性之有也道之積也自我修之自我行之故在三者雖最尊而其於得也猶可必若夫爵者人加之齒者天與之天與之者非人所能爲也人加之者非我所能與也其爲難必不尤甚於德哉雖然有道之世常以君子臨小人而賢者治不肖

故德苟修矣爵固從之此亦有時而可必也至於齒
其稟賦之堅脆運命之脩促一定於有生之初而雖
聖賢君子亦無奈何矣斯其爲難必也豈不又甚於
爵哉是以有德而兼有爵者世或不乏矣而至於有
德有爵而又兼有齒者則盖亦絶無而僅有焉惟我
曾王考文正先生暨伯祖文忠先生俱以經術德行
冠冕一世後先致位三事壽皆登八十左右當 仁
孝之際巋然爲國之黃耉是於天下之三尊盖皆
兼有之矣唐之裴郭宋之文富一世不過數人而人
猶以爲難况於一家昆弟之間而並有天下之三尊

如二祖者豈不益難哉二祖之後乃又有我仲父退
憂先生暨我大人相繼有韋平之拜克紹前烈則世
益驗稱焉先生之德自有邦人之公論非子弟所敢
妄論然觀其接於人也慈祥而愷悌施於事也簡易
而平直雖察識情僞而不喜爲苛細雖綜練機務而
不流於剋核在家在邦俱無怨惡此其德之可見者
然也而卽其爵又不待言矣蓋今日邦人子弟之所
祈望於先生者獨壽耳而壽顧人所不能必也乃先
生河目海口聲若金石平居終日無煩惱無嗔恚機
械不設而忌忮不形是自有壽之道焉是以今年六

十一而顏貌益澤視明而聽聰康健精悍壹如少壯時其自是而劇致耄耋以登於期頤可必保無疑也然則嚮所稱天下之三尊者先生固將居然兼有而匹美於二祖矣豈不盛哉豈不盛哉今年十月二十六日實先生覽揆之辰于後四日請子姪共爲酒食以饗之而小子協亦得奉萬年之觴焉昔陳恭公之判亳州也值其壽辰親族皆獻老星圖而其姪子世脩獨以范蠡圖爲獻陳公喜甚卽日納節歸其明年遂致仕君子兩美之然陳公在宋正當國家治平之日又其人不甚爲世重輕而年亦至矣是以欲退則

退無所難也顧今國家多難憂虞孔殷 聖上方咨詢黃髮以資引翼先生雖養閒樞府無所事事而歲覲獻替裨益弘多是以 聖心眷倚不欲使一日去朝間嘗暫出郊坰輒遣近侍諭召不置然則先生今日所處固自異於陳公而小子雖欲以世脩之圖爲獻亦有所不敢也然盛滿之戒止足之訓先生亦何待小子之言而知之乃小子之願則有之自今以徃十年之間天運回泰國家平康而先生之年亦及休致之期則於是始上章告老懸車而歸而 聖主亦以禮聽之賜以上尊養牢歲時存問如漢家故事則

上下同休身名俱榮而養怡之福寛樂之壽將益川至松茂無有窮已矣小子請以是爲先生舉觴之祝

送仲惠兄奉使西關序

疇昔之夜兄以酒餞我我車之未東而兄又西則盖甚不虞也雲之在天萍之在水蓬之在風中其飛沈散合庸可以自爲耶置之不足道也已辭陛而下馬首分於關外如水之東西逾徙而逾遠極兄之所至略鴨水踰狄嶺却倚白頭以臨朔漠之墟而我則已坐於凝清寒碧之間矣在邑而飲酒在道而遇雨以佚驕勞吾何敢然惟勉之以急病戒之以靡盬而卒

祝之以遄歸斯其爲耿耿之心而非山河所能間也前别之夕會于楓溪觴酌旣洽歌詠迭作余輔援筆書此以贈焉丁卯日南至後二日之夜弟仲和醉書

送宋道實 光涑 宰金化序

得百里之地而爲之宰涖之以莊行之以恕斂令必信訟獄必平節用以寬征斂時使以勸農桑養老與學以善其風俗使姦猾不得作而鰥寡孤獨者皆有業士君子之用於世此亦足以行其志焉爾然以余之試於淸行且及期而於是道也無一之能行焉則今於道實乎欲以是說告之得無爲人笑耶然東家

之婦語西家之婦曰必敬事而夫子毋得罪於尊章必謹視而筦籥灑掃而室堂善而蠶績絜而飲食酒漿是其言也皆已之所未能行也然其心則固愛隣婦之心也其事則固善爲婦之道也是以在東家婦而言之則不免於愚在西家婦而行之則足以爲賢今吾且自爲東家之愚婦而以已之所未能者告道實道實能行吾言而爲西家之賢婦不亦可乎是以遂言之而不慚

送李伯祥歸歸去淵序 當在贈玄生若昊序上

歸去淵者在砥平縣東二十里其始名釜淵而故玄

谷鄭公百昌改今名盖釜與歸去俗音相近而其義則取諸淵明之辭也友人李伯祥將歸而居於淵之上以老焉謂余曰淵故吾家菟裘也徃在光海昏亂吾祖同樞公昆季奉吾曾祖新溪公歸養於此一時若澤堂李公植踈菴任公叔英及鄭公諸賢俱在近杖屨日相徃來長老至今以爲記淵之改今名盖在其時云淵廣幾畝深幾丈其淸可濯也有厓隆然斗入淵心上有楓松檜栢諸嘉木植焉可登而盤桓也厓下石皆白色累積平布可坐也淵之旁地廣而土沃有田數十畝勤力其中可以卒歲也凡此皆淵之

所爲勝而吾先祖之所樂也余雖不足以追繼前烈亦旣無當世之志矣今將修葺先人之弊廬買牛一隻攜書數百卷歸隱於斯且讀且耕以養吾親而又以其餘日徜徉游泳於淵之水石登高而臨深蔭松栢而濯清泠是亦足以樂而忘老矣子以爲何如余應之曰有是哉子之志也審若是其眞不負淵而亦無愧前人所爲名者矣抑余嘗讀淵明之辭矣其所憂者初不過田園之將蕪而至其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則又若觸犯世患深悔前非嗟惡其歸之或虛徐而不暇俟乎日之終也夫以淵明之沖夷

恬靖其出而應世亦暫耳豈有悔吝之可言而其辭猶若此若伯祥雖未嘗涉仕宦之塗而然其喜交游出入論議固已爲世所指目而往往頗有仇疾者矣幸而一朝自覺焉則其愀然內悔羞前之爲而思免於後患豈特淵明所云已也是其歸固不待於擇地而安矣況淵之勝又足樂以忘老者耶然余嘗稽前史稱淵明爲彭澤五十日不肯束帶迎督郵即日解印綬云是似太過夫君子之仕固有時乎爲貧爲貧者雖抱關擊柝可也是以柳下惠不卑小官而仲尼之聖亦嘗爲委吏爲乘田夫淵明之仕固亦爲貧者

也既爲貧矣豈不能屈於一督郵而棄而去之若是其遽也觀淵明平生非索隱行恠者宜若不爲此也而後之人不察乃反以是稱其高余竊惑焉昔孔子去魯以膰肉不至而行聖人之去就寧決於一肉而乃其微旨特欲託此而滾其跡耳余意淵明之事其意亦類此盖當是時晉室已危而寄奴移鼎之勢已成矣淵明盖已獨見而憂之遂託此而去之耳及司馬氏遂亡而淵明竟不起焉則其志始可見而所憂者果不在於田園之蕪而已也嗚呼其出處之際可謂微而其志亦可謂悲矣余未知伯祥於平日尚論

此事以爲何如而若今日之歸則固有異淵明曠世而冥感者矣嗟乎此豈可易以語人也哉余顧伯祥氏昔朱夫子臥龍菴故事於淵之旁縛屋數椽肖淵明遺象寘之堂中又於其前種菊數百本環以孤松五株以寓今日曠世之感而俾來者亦以知淵名之所本也余旣不得從伯祥而歸卜隣於此而老矣嘗待秋時一至淵上掇寒英酌白酒酹淵明之靈而相與擊節而歌其辭以侑之也

農巖集卷之二十二目録

農巖集卷之二十二

序

白雲寺贈義淸上人序

余僇民也自分伏死丘壑不與世還往而唯此山去弊廬甚近杖屨徐步不崇朝可至往往縱心獨詣襆被信宿或至旬日忘歸以故凡山中緇衲無老少嘗相款狎方且與之爭盧爭席相忘於形骸之外其人之賢愚淸濁固不問也間獨念昔歲游此山見有老僧凞公年已九十餘矣猶能日誦經偈盡數千言不錯一字雖其所得淺深不可知而其志慮精勤耄期

不懈在吾道殆近於抑戒之衛武蓋亦空門中一異人也今其人既不可復見矣而欲問其三衣鉢所託亦無在者則輒爲之悵然慨想近有長老義清者新自西方來觀其容儀閒止視下而言簡類有守者既又早夜焚修不懈益勤余竊異之就叩其所師乃向熈公也方余見熈公時師蓋操瓶錫於其側而今已僂然白首不可省其爲舊識矣彈指之頃忽已廿數寒暑則是亦何足道哉而余獨喜師之氣貌持守猶有熈公之遺風自我得之以爲許掾之支遁陶公之惠遠於方外游燕不落莫而抑余將就山裏深僻處結

一小菴粗可容膝作粥飯僧其間以了此殘生師能助成此一段因緣則惟是竹倚蒲團單持瀘囊願與師共之不知於意云何仲冬之夜就宿師房雪窻風鐸燈火耿然寒鑪撥灰共談此事會師出紙筆求書遂書此以證其約

外祖母淑人金氏八十歲壽序

崇禎紀元之六十六年癸酉外王母太淑人金氏春秋八十其季秋之月舅氏昆季穫稻爲酒絜齋治羞廣延親黨賓友列讌而奉萬年之觴小子昌協屬惟禍舋屛伏窮山不得以身詣尊所輒敢南向再拜敬

爲之一言曰嗚呼遠哉天人之際其不可以易言也夫惟氣數之推盪運化之往復吉凶禍福之施於人者其變亦多矣然善觀者執其常而要其定有以信其無僭忒焉故曰天道福善而禍淫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是其言也豈謂小智之所及哉雖然天之定也有遲疾而遲者顧多人之生也有脩促而脩者顧少故二者常患於不相值此班固氏所以致慨於道長而世短也夫以我外氏之累世積德宜受福慶久矣乃若高祖輔德公曾祖參議公尤以忠厚正直爲一世名臣而皆不克享有壽

祿逮我祖考牧傚府君十數年之中三哭其弟而卒亦不克享壽蓋自輔德公以下三世皆止中身而方祖考棄世時伯舅已先沒無子季舅弱未受室獨仲舅可以有子也而未有子其叔祖諸房有遺胤者廑一人而已嗚呼此豈積善之報也哉當是時太淑人備嘗禍苦懇念宗祀恤然憂危未嘗有一日之懽矣乃自十數年來季舅連舉丈夫子二人其一既爲仲舅之子而併兩房側出得姓者又二人蓋太淑人年幾七十而始抱孫焉今其長者旣佐祝具而少者扶床而戲其樂融融如也人皆謂羅氏之天至是而始

定而亦旣遲矣向非太淑人之高壽其能及見此乎然則人不可以無壽也而未有若太淑人之甚者也然太淑人之壽非固願欲而得之者也乃其貞德之符自然而然耳蓋聞貞者正而固也性之根也事之榦也在天道爲一氣之所翕聚萬物之所歸藏而太淑人專得之以爲德故其行事之正直秉心之專固實有松栢之勁金石之堅焉斯可謂貞德之至而卽其餘亦足以爲深根固蔕久視之道焉其爲壽又豈特今者而已哉且夫太淑人前日之日正猶涸陰沍寒天地閉而萬物消今日者乃一陽來復之初也氣

機一轉生意方進非至於天地絪縕萬物昭蘇則固不止也自今以往太淑人日高枕無事以撫方來之運而凡世所謂吉祥善事者畢集於其門曾玄之衆多至不勝點頭然後乃可以卒償前日之憂苦哀戚而天人之際無復有餘憾矣豈不休哉雖然有一焉太淑人平日雖不誦習詩書然其見識高明志意激烈凜然有丈夫風每與子弟譚說歷朝古事至忠賢被禍世道淪喪之際輒感憤歎咤義形於色蓋天性然也今日之讌籩豆既設子姓咸侍顧視吾先子與完寧公獨不在坐其必喟然太息黯然深傷而既又

念國家變故罔極人紀幾墜則殆將爲之轂著停觴而不能御矣然則今之爲太淑人壽者毋徒以家室之慶而當更祝天心悔禍邦運回泰使太淑人得見君子道長而彝倫再叙則其於助太淑人擧一觴也幾矣

伯父谷雲先生七十歲壽序

人余有不欲壽者也然無令德以將之則其壽也爲陳人已矣無諸福以綏之則其壽也爲勞人已矣陳人則恥勞人則戚壽而若此又何足欲哉詩不云乎其德不爽壽考不忘夫然後有壽之尊焉又不云乎

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夫然後得壽之樂焉古之君子相與稱頌禱祝其無出於此者矣吾伯父谷雲先生今年癸酉壽登七十說者謂先生之德備矣大雅之溫溫恭人衛風之不忮不求先生實兼有焉其於壽也固有以將之矣抑無乃於所謂福者缺焉無以爲緩乎則小子以爲此非知福之說者也亦非知先生者也箕疇之叙五福者壽則四而已矣又去德則三而已矣而乃詩人之辭則曰降爾百福曰萬福攸同夫數福而至於百至於萬也則凡天下善事人情之所可欲舉在其中矣然事物之無窮而人之情亦不

齊也故欲莫大於吾所善福莫大於吾所欲噫我伯父高情遠韻夐出事外先世之功名富貴人所共豔者雖尚不存而獨於山林淸逸之樂嗜之如芻豢擧天下萬物無以易之夫是樂也天之不輕與人也乃甚於功名富貴昔仲長統作樂志論極言閒居之樂以爲無羨夫入帝王之門世皆喜誦其言然公理未嘗一日有此樂也又讀文山集見其所記山居水石備極奇勝且自謂素無宦情誓終老不出而堂室未完戎馬已生於郊此尤可悲焉嗟乎終古以來似此者何可勝數今先生所宅谷雲者吾東方第一福地

也山高而谷深地廣而土厚奇石淸泉莊麗尤異自大嶺東西鮮有其比先生旣專有之以爲府藏而肆其力之所及以部勒泉石標置峰嶺包之以菴廬臨之以亭臺映帶之以池沼橋道高下碁置錯落相望又各有名號題品以藻飾之而先生則簾閣隱几穆然淸坐其間時或曳屐獨往下上澗谷終日而不知倦蓋驟而卽其地莫不悅然灑然疑以爲靈眞之窟宅而及見先生顏貌綽約膚神淸令而步屐如飛則又莫不疑其爲山澤之列仙焉蓋先生主盟山林備享淸逸之樂者前後凡十數年向天之所甚靳而不

輕與人者先生乃全得之極其志之所欲而無遺憾焉其爲福也孰大於是而尚可曰無以爲綏乎其亦不知言也哉且以先生山林之日而較世之功名富貴者卽已往十數年亦旣多於二十四考中書矣然此猶爲世論之論也自今以往將見山之林巒日益深密水泉日益淸瀅臺池日益幽勝而先生亦日益優游宴閒無復有一事之累由是而頤神養氣守一而處和雖千五百歲可也又豈容以謭謭之見論量其福壽也哉小子狂愚輒敢以是而爲先生祝先生其尚謂之善頌善禱而盍然擧一觴也否

清溪集序

不佞少侍家庭每聞先君子語及平生執友必亟稱君實及長奉教於靜觀李先生亦聞其亟稱君實君實卽故監司清溪洪公諱葳字也方公在世時不佞尚幼不及供灑掃其門以奉音旨然以先君子與靜觀公交游傾一世而於公獨亹亹焉則公之爲人可知矣盖當 孝廟之世聖人在上髦俊膺運雲烝鱗集蔚然相章而公首以其卽位之元年對策魁多士登第其明年先君子又擢魁科而靜觀公亦先公一年登第相繼立於朝俱以文學行誼爲後來領袖旣

更迭侍講玉堂又同賜暇讀書其相得如律呂之和鳴芝蘭之同臭而雖他人論者亦無敢輕爲軒輊於是進而論思啓沃退而切劘砥礪要以激揚淸議左右儒賢以仰贊 聖主有爲之志而公遽沒矣始朝廷以公兼有政事才間試州郡最後舉以畀藩南節公益感激自厲殫竭心力遂致勞瘁成疾時尤齋宋先生在朝數從公前後奏狀見其致意精勤無一備數文字心識之及聞公卒謂人曰向吾見其用精神弘多固已知其不能久矣噫若公者殆所謂鞠躬盡瘁以死勤事者歟然公沒時年財四十當世之人無

不惜其蚤世而先君子與靜觀公傷悼尤深旣久而猶追思不已者以其朋期之遠也公沒前一年　孝廟上賓時事因亦漸變靜觀公退遯於野後公十年卒而其壽僅羸公一歲獨先君子立朝最久名位最隆而又卒罹罔極之禍後之論世者觀於其盛衰存亡禍福之際而世道之消長時勢之升降邦運之否泰皆可以見焉其有不喟然太息於斯者乎嗚呼赫矣公之胤子郡守天叙嘗以公遺稿就先君子删定未卒而禍作郡守君又以是託不侫且責一言不侫誼不忍辭爲之執簡流涕而書其所感者如此公少

學於舅氏樂靜趙公詩文清雅典義不務奇嶮激詭而以理致勝章劄尤明白剴切足以感悟人主意大抵本之經訓而得於樂靜公者爲多云

送李同甫宰仁川序

延城李同甫出監仁川縣將行謂余曰昔吾先君子嘗宰是邑而曰治邑之道無過於仁吾其知所勉矣蓋顧名思義之謂也今余之不肖又幸涖此則實有繼述之責焉而懼莫能稱也吾子苟有意於敎則豈以一言爲贈嗚呼贈人以言仁者事也余方求仁而未得何以爲同甫贈然所聞於古人則有之請一論

焉可乎夫仁道之大統四性該萬善而其用則主乎愛而已是以樊遲問仁夫子直告之曰愛人而他日告子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以推夫愛者然也大學之言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孟子之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亦猶夫子之意焉爾夫匹夫不仁其害猶足以及乎鄉黨隣里况百里之邑千室之聚其恩威生殺操縱予奪皆由乎我而行之以不仁則爲害何可勝道其暴也殘民而求逞焉其貪也竊民而自養焉其姦譎也罔民而行詐焉皆不仁之故

也雖或不至於是而其惨怛慈愛一有不至則政令之所施良已有受其害者矣是以君子爲政不可以不仁省刑而薄賦節用而時使使民安其生樂其業而鰥寡孤獨者皆有養也然後吾心之愛無不達焉是所謂仁也治邑之道豈有大於此哉然仁者人心也人孰無是心而不能皆仁者私意爲之害焉耳私意之於仁也猶木之有蠹也穀之有螟也不去此則未有能條達而暢茂者也故爲仁在乎去私意私意去而仁不可勝用矣夫天地萬物與我一體卽所謂仁之理也人苟無見於此則物我之相形利害之相

傾雖欲勉焉以去其私而有不能自克者矣卽其方寸之間藩籬封畛亦已截然而自膜以外皆爲胡越矣凡彼之嚬呻疾痛舉無與於我矣尚何望其一視而同仁哉訂頑之作蓋爲此設程夫子固已言之矣僕昔辭覯先生實嘗從事於此是以其爲此邑未期月耳而民之歌恩德政至今不已爲仁之效其甚遠而能久也如此然自先生所存而言則其施於政事著十不能一二此又仁民之憾也今同甫之行前日之遺民父老尚有在者望見其典刑宛然舉欣然相告曰庶幾我乎其尚有先大夫之遺烈乎同甫於是

識能益篤焉於爲仁推廣先德克施有政以底於績成而化洽則其德惠之所被莫非先生之遺而仁之寔辛受其賜矣繼述之道孰大於是同甫勉乎哉抑余於是竊有愧焉往余出守清風清亦先生所嘗涖也而其米糵之操著於官守者良猶稱頌道說余顧不能髣髴其一二焉夫以淸之爲德未若仁之大也而余不能勉以及之今以是言也告同甫能無愧乎然使同甫視余爲戒而益加勉焉則是余躬所不逮之言允足爲同甫助也已

贈徐生文若序

徐生君聖始過我石室講大學書已又從入白雲山中卒業焉將去謂余曰某竊有志於飭躬砥行爲善士而旣年長矣又患舉業爲累不能專意讀書欲姑寘而從事於此則自兄弟朋友更相牽挽從以譏笑其將若之何余應之曰有是哉子之志善矣而其憂之抑過也士生今之世舉業安可廢且舉業何嘗妨學夫入則孝出則悌居處恭執事敬非所謂學乎是亦何從而不可能而曾舉業之爲累乎若曰所習異業不可致力於聖賢書則此乃今世業舉者之陋習痼弊而文體之日卑人才之日壞皆由於此不可以

不之辨也夫擧業雖自有體裁程式然必筆勢發越詞理明暢然後方爲好文字而優於必得未有不從事於聖賢書而可以及此者也今乃以此爲迂緩不切而日汲汲弊精勞力於剽掠竄竊之功文繡組織之巧以爲擧業之捷徑在是矣而不知自具眼者觀之其能淺纖瑣庸惡陋劣殆不成文字雖或邂逅得之正猶瞑目而射偶中鵠耳豈其術之能工哉況由是而進於朝廷處乎風議論思之地茫然不能措一辭斷一事而兀然若木偶人而已則是將負愧而終身焉耳何榮之有今子誠能鑑此而姑置前日所習

從事於聖賢書以開明心目培壅本根而用其餘力達之於文辭則必將汩汩乎其來而蔚然有可觀者矣其爲舉業孰大於是彼之牽挽而譏笑者特未達此耳苟或有覺焉則且將棄其所爲而從子之不暇子又何患於彼哉子之宗有曾望者其歸以此言諗之或不以爲不可也君聖曰諾遂書以爲贈

息菴集序

國朝近世文章最推谿谷澤堂爲作家余嘗妄論二氏之文以謂谿谷近於天成澤堂深於人工比之於古蓋彷彿乎韓柳焉二氏以後作者多矣然其能追踵

前輩卓然名世者亦少最後乃始得息菴金公爲公之文雖天成不若谿谷而人工所造殆可與澤堂相埒乃其瓌奇沆瀁之致鼓鑄淘洗之妙則又獨擅其勝云蓋嘗謂我東之文其不及中國者有三膚率而不能切深也俚俗而不能雅麗也冗靡而不能簡整也以故其情理未晰風神未暢而與則無可觀若是者豈盡其才之罪亦其所蓄積者薄所因襲者近而功力不深至耳公旣才素高於學又甚博而尤好深湛之思鑱畫之旨自少攻詞賦已能一掃近世陳腐熟爛之習而自刱新格每試輙驚其主司而一時操

觚之士競相慕效以求肖似及其爲古文辭上溯秦
漢下沿唐宋以放於　皇明諸大家參互擬議究極
其變用成一家言大抵本之以意匠而幹之以筋骨
綿之以材植而傅之以華藻卒引之於規矩繩墨森
如也章劄尤精覈工篤其指事陳情論利害辨得失
能曲寫人所不能言往往刺骨洞髓而要不失古人
氣格詩律亦流健而麗絶不作浮聲慢調盖其爲稿
者凡二十五卷而試求其一篇近於膚率俚俗而冗
廢者無有焉嗚呼公之於文章其人工至到謂之
奪天巧可也而於以接武谿澤也其可以無愧矣然

公發彼茹用身總軍國之重鈐轄之業太半爲詩畫韜鈐所奪卒又限以中身不得大肆志於結撰而其所成就猶足以跨越一世熀耀後來此豈不尤難也哉始公旣沒嗣子都事道淵用鐵字印公全稿若干本旣行於世矣今靈光守洪侯璹即公侯芭謂公文宜百世不朽而集無板刻難保於傳遂甫上官鳩工鋟梓來問序於余余竊念自公沒未幾己巳之禍作都事君以憂死夫人竄海島室家蕩析爲世所悲今雖世道更化幽枉畢伸而公家乃無一遺胤以尸其後事洪侯獨以舊門生能惓惓致力於遺稿以[illegible]

永矣圖其義良足感人是不可無一語以相其役且自以平生素慕公文而又嘗辱片言之奬顧不得一奉藝苑緒論以爲沒世恨今而託名卷端以效其區區之私實與有幸輒敢不辭而爲之序如此若公事業勳伐之盛國史自有紀玆不具論云

送仲習從弟昌說宰鎭川序

從吾家盛時門戸之隆顯極矣仲父與先君子旣同登台鼎名位赫然而吾與伯氏季達從先通籍立朝翺翔遊列爲一時所豔羡仲習在群從中年最少猶以相門貴公子蔭藉高華從容肆志無所謟於人乃

今京帶綰綬荊節隨人後往從事於簿書米鹽之間
而不敢言勞人事之變何其悲也嗚呼已庚之禍吾
兄弟之不死者頑也然自他人視之固累累五丈夫
也若仲習則孑然一身耳方其千里扶櫬南及故山
而病已不能任窀穸之事其孤危亦甚矣當是之時
又豈知有今日哉國家既誅殛奸兇大倖竄逐以仲
習大臣子且有老母用仲父所嘗得任子恩官仲習
既而逢國有慶敘勞陞六品遂除是縣蓋自始仕僅
兩歲餘矣仲母既年踰七袠家無宿儲仲習每自傷
無以爲養今幸得專城百里以供甘旨於是親戚知

舊莫不爲仲習喜焉向使吾家全盛如往時而仲父猶尊臨一世則仲習固將日侍燕間爲子弟職而已豈遠從祿仕於外以求親養哉其以爲喜也益見其可悲也雖然此則旣無可言昔子羔之質蓋美矣而又游於聖人之門然其爲費宰也夫子猶憂其未學而責子路以賊夫人之子況仲習雖才敏年尚少矣鎭又民健俗惡難治不知仲習將何以爲之余於是竊有憂焉其亦廉以律己莊以涖下公以制事誠以御物而異色之人牟利之徒絕不以自近焉則觀聽肅然民情畏悅而其庶乎可以爲治矣且子夏之言

學優而仕者仲習旣失之於前矣其下一言尙不能無望於仲習仲習其勉之哉

苔川集序

昔天啓丙寅我曾祖文正公奉使朝京師苔川金公實以書狀同行於是遼路梗矣木道數千里絕渤澥略齊趙以達于燕蓋期歲而始復命焉沿途賦詠各爲一集名曰朝天錄　中朝學士李康先閣老張延登俱爲序稱引甚盛不佞自少讀家集見公詩若干篇在其中皆類學唐人而爲者竊喜誦焉乃今公之孫繼孫以公全稿屬不佞刪定因得以卒業焉則其

喜尤可知也公於爲詩初不窮搜旁索以深刻富麗爲能而即事寫境真率清澹自不失古人格韻尤長於絕句其宮詞塞曲往往有王仲初李君虞之遺公湖南人也湖南之詩自李青蓮始學唐因以崔白代興蓋有聲詞苑以公而繼其後殆可以無愧焉矣然而以孟子論世之義則其人尤不可不知也公登第在光海朝廢母議起抗疏極論黨北邊 仁祖反正首以諫官召還屢踐憲司胄筵皆能其官最後論事忤時議出爲邊守遞歸遂不復求進卜築天台山下遺棄世故徜徉水竹間幾十有餘年乃卒嗚呼公之

於爲人莫可謂淸直耿介好修之君子矣不如是其詩雖善何足尙焉始公之朝京師也建虜猖獗已甚而椴島守將毛文龍積憾于我誣東人導虜爲冀公與文正公上書禮部涕血訟辨　天子特降旨慰諭奬以累世恭順豈其一朝效逆俄聞虜人東搶本國又上書兵部請亟出奇兵擣其巢穴全遼可復屬國可全而虜因可滅大司馬覆奏亟稱其言可用而兵竟不果出其後十年竟有丙子之禍而中國遂以淪陷椴錦之役我又爲倀鬼於前卒如毛帥所讒者當是時文正公旣抗節扶義以大防自靖而公則先已

屏跡遠逝久矣至是益絕意當世感憤悲咤以沒其身方舉世爭下穹廬之拜而公獨免焉是固無愧於當日上書之義而卽其酬和詩集亦得保其光潔軆血腥臊無得以溷焉則豈不益可貴重也哉盖余誦公之詩論公之世未嘗不三歎於斯云

送李同甫牧海州序

余讀魯論至四子言志嘗竊以謂點也尚矣固無可論卽如子路以下所言者亦皆其眞才實學得於聖人達財之教而要爲有用於世非苟而已也故吾夫子皆信而許之豈與夫後之儒者大言高論無實用

者此哉國朝三百年大抵以科第用人而顧尤重儒學上之所加禮下之所推轂常在於巖穴隱者然其人自處旣素高不輕出世而世又望之已重若將以孟子天民之事荀卿大儒之效相期則其勢固不得不愈自閉匿而其或迫而後出則又不得不厚爲自任至如向子路聾所稱或在所不道焉其卒於齟齬濩落難以有爲可知已矣於是世遂以儒者無益人國家而不知其患乃在於責望過重然在儒者之自處則亦豈可不審也哉始同甫年未三十以經行被剡薦於時同甫旣謝其舉業一意問學仕蓋非其志

也然且黽勉俯就者不獨以太夫人故亦其不欲自託於巖穴隱者以爲高其於自處可謂審矣及其出爲郡縣所至皆有聲績惠政深洽不負所學當世之稱政術者莫不歸之然其所已歷者尚皆小邑未足以盡其所蘊乃今出牧海州海故爲西路劇邑而屬比歲饑荒益以凋弊難理使同甫爲之三年果能有以足民而進之於知方則其政事之材雖以比於子路冉有可也其諺曰儒者無益人國家哉況海之高山一石潭卽我文成先生講道之所其九曲巖泉世蓋擬於武夷同甫於爲政之暇數引邑諸生至其中講讀

先生遺書且行鄉飲鄉射禮以習揖讓進退之容而仍與之下上游泳於冠巖亥山之間以發其仁智之趣則公西之禮樂曾點之詠歸同甫將兼得之矣豈不善哉余少也嘗隨外祖父之官海邑去今四十年其山川風謠尚能髣髴記得而獨不及一見石潭以爲恨今老矣雖欲及同甫時一往以備冠童六七之數何可得也是則慨然也已歲己卯仲冬之小晦書

送士敬宰鴻山序

昔子產嘗與子皮論尹何不可使爲邑也余每讀左傳至此竊歎其言一何與孔子不欲子羔爲宰者相

似也盖子産之言曰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
此卽子路賁人社稷之說也子産不可則曰僑聞學
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且爲之廣設操刀製錦
射御三喩以曉之其反復明切雖聖人無以易之矣
然子夏孔氏之高弟也而其言有曰仕而優則學學
而優則仕學而優則仕固亦猶子産之言也而仕而
優則學無亦類夫以政學者乎曰不然也言固各有
當焉爾夫爲未仕者而言曰今雖未學乎可以卽仕
而學也則是誠不可抑爲已仕者而言曰無以已仕
而遂廢夫學也則何不可之有然則學而優則仕者

審乎未仕之前也仕而優則學者勉乎已仕之後也君子之於學蓋沒身而已豈以仕故而遽忘之哉夫子産之言固與夫子之訓同爲百世之通論而子夏之言吾尤愛其周匝詳至而有發於前人之外也吾宗姪士敬甫由上庠入仕爲鴻山縣監將行請余宣有一言相贈余謂士敬固非未學者也而謂之優則尚未也然而民人社稷之寄一朝而至其前自士敬而反省得無曰操刀之未能割乎美錦之未能製乎田獵射御之未能貫乎以此而言憂可知矣憂之如何亦勉夫學而已矣誠敬之存仁恕之施此君子所

以爲政而學之實在此矣苟能深體此意造次勿忘臨民視政一是爲急而又以其暇日讀書窮理以發明之則將見學與政並進而其於成己成物也幾矣又何病於學未優而仕哉士敬行矣吾將竊聽於政聲而得以考其所學之淺深也

東里集序

東里李公與吾先君子有三世兄弟之好且俱以孝宗大王二年相次登大科旣同賜暇讀書又同登重試其出入上下文事相周旋最多且久而終又以議禮事同罹黨籍先君子竄于南公亦屛居田園未

幾遂卒先君子自謫中聞之爲詩四百九十言以哭
之其辭遠甚備而傷悼之尤切旨協誠不肖後死未
嘗敢忘此意今義城宰金君鎭華公外孫也以公集
序見屬噫其又何辭昔柳子厚有言産崑崙者難爲
玉植鄧林者難爲木夫是言也非其物之謂也謂夫
人亦然耳公之家世文章盛矣其始自携軒文康公
以三魁擅名　英　顯之際歷四世而至月沙文忠
公則其文辭不獨行於國中而天下之人皆誦焉是
於公爲皇祖而公考玄洲公與伯氏白洲公旣皆克
闡先業又各有四子頡頏競爽大爲一時之壯其間

雖有一二矣關者而亦旣見其秀穎矣嗚呼豈不盛哉然當世論李氏者咸推公爲甲乙而雖公諸兄弟亦皆自以爲不及則又可以見公之葬也公之文長於爲詩詩尤長於近體然未嘗刻意指擢一以抒寫爲主即事遇境動輒揮灑便給捷疾如丸之脫於手而紓餘贍暢時見工麗東淮申公翊聖見公少時作亟賞之至以擬於　皇朝名家申公素稱有文鑑豈苟譽者哉公於駢儷亦敏而工類其爲詩以故自其未脫褐衣而館閣皆遲其至及登第即選入湖堂進爲兩館提學討論潤色押主文事然公坦易簡率不

修飾邊幅以自矜重故仕宦常在邊塞間其自提學薦擬大提學者數矣而竟不得拜以卒世頗惜之然公所以爲藝苑重者亦豈在此也哉始公嗣子檢閱君潤朝早歿遺孤稚弱公嘗以其詩草託其女壻尚書金公萬重尚書就加刪定藏于家及義城爲縣則公沒且二紀而尚書亦下世久矣乃喟然曰吾先人遺稿尚未刻也然此猶可諉若外祖父詩吾不及今鋟梓不殆於湮滅無傳乎遂因尚書所刪定而附以駢儷諸文爲十六卷捐其俸廩以庀刻事未半年而工告訖公之文集自今其將大行於世矣昔楊惲能

讀外祖父司馬遷書班史紀之若義城之爲其亦可
書也已

贈黃敬之 欽 赴燕序

天地之間陽無可盡之理故雖純陰之月而實未嘗
無陽斯義也伊川程夫子論之詳矣夷狄而主中國
此陰之極盛也然當胡元之世許衡出於北方首以
性理之說開其君而造其士南士如吳澂黃溍趙復
雖出處不同而各以其學名於世此固趙宋遺餘無
可論者而其後尚多有隱居山林講道著書以紹明
洛建之學者金仁山許白雲其尤也蓋天地閉塞幾

八十年而斯文一綫猶綿延不絕豈所謂陽無可盡者非耶將天大啓明運固有以先之者耶今天下復爲左衽久矣我東僻在一隅獨不改衣冠禮樂之舊遂儼然以小中華自居而視古赤縣神州堯舜三王之所治孔孟程朱之所教之地與良槩以爲湩酪腥羶之聚而無復有文獻之可徵則過矣天下之大豈顧無豪傑之士自任以斯道如向金許數子者耶然而東使之往者歲結轍於燕路而卒未聞有一人焉何也豈其人多在南方而遠莫能聞耶抑今之天下又不及元時而然耶若其文史書籍自燕來者余見

之多矣其中亦頗有近時人士所爲序引題評往往
識精語確辭致淵博類非吾東方宿學老師所能及
此不過塲屋間學究秀才耳而猶如此况於山林講
道之士乎惜乎吾不得聞其名而讀其書也公行試
爲我博訪幸而有得焉則尚可以見中原文獻之遺
而歸先之兆又未必不徵於此也已矣

送李擘游楓嶽序

昔余年廿餘卽游金剛縱觀山內外莫其所上下出入
以窮幽勝者殆不欲有尺寸之遺然如毗盧峯之高九
龍皆以親戒不敢冒危險以徃其他亦尚多未究後

十五年又以評事往北邊便道登覽信宿而行尤不暇極意搜討蓋余於金剛凡兩游而皆有遺恨矣以故意中常耿耿每遇秋風起馬首欲東者數矣旣老且病此意猶不衰今病益甚方伏枕几几而李生伯溫來告余東行前日之心又不覺奕奕萌動而力不從矣然老病常理耳何足歎獨念亡兒生時尤喜游山水亦曾一入金剛而其遺恨甚於余矣况其平生朋友最得意者無如伯溫蓋嘗以禽尚五嶽之事相期矣今而在者其必幅巾跨驢而出不獨使伯溫行也嗟乎死者之不可作甚於老病之難力豈不悲哉

伯溫爲余言前數夕夢遇兒欲從其游因得把臂語甚欵豈果有相感者存耶抑因乎想也耶幽明夢寐之理余誠有未能了者而悲則甚矣聊書此以爲贈

贈俞寧叔赴燕序

昔年余家洞陰白雲山下寧叔時在山南龍虎洞數得從游於巖泉林壑之間有彭澤南村之好一日寧叔以其所爲騎牛歌者抵余蓋即事記興而引古甯戚劉凝之事以自況余謂二子者其出處始終既不同而寧叔亦非及於山野者苟異日富貴無忘騎牛之樂則善矣輒以是題數語以復焉去今蓋廿七年

矣中間世道人事之變有不可勝言而寧叔旣歷職
內外致位上卿爲國重臣余之前言果驗矣方寧叔
出臨三藩擁旄節樹戟纛前走列城將吏入揔中兵
建大將旗鼓坐壇上指麾三軍以觀其進退未知其
少日騎牛時意思尚有存者抑或未也君子素其位
而行百官萬務金革之衆與一笠一簦惟其所遇而
已一有欣厭取捨者存乎其中則固矣然而位不期
驕祿不期侈亦自昔所同患故珮玉而不忘蓑笠鐘
鼎而不忘簞瓢君子尚焉寧叔之賢庸詎不知此哉
况寧叔向日所被人言誣衊已甚至不可聞若非

主上明聖則幾無以自白矣此豈非官尊祿厚寵過隆重有以致之者耶駟馬高車古人不以爲喜而以爲憂者盖有見於此耳寧叔今旣折臂而知之矣其欲遂屏於田野復尋前日騎牛之樂者爲如何哉顧自即聞以來未及期月而又被使命東臺赴瀋庭臣子之義雖不敢告勞而亦豈其本懷哉醫閭遼野之間地曠多大風方冬氷厚一丈積雪漫漫與天無際車行其間終日不得息從者皆面如鬼馬毛如蝟縮於此時也念昔山裏叩角行歌何異隔世事昔馬伏波在浪泊西里仰視跕鳶輒思少游下澤款段語歎

其不可得此固人情之所必至而事隨境遷或有時而忘之矣是亦寧叔之所宜勉也若余之禍故中廢雖不敢自比於四十年淸齊退而爵祿不入於心則久矣柴車黃犢往來山澤間以終吾年固其分耳嗟俟寧叔竣事東還過我三洲之上相與劇論竆劉出處不同之故以卒究騎牛一案寧叔其尚有意哉

村隱集序

村隱劉君希慶出自閭井攻詩習禮藹然有士君子之風其所居枕流臺距宮城咫尺地而翛然淸坐若山林中人盖余少從先輩文集累累見枕流臺詩因

以想像其爲人如此晩乃得君詩稿於其孫自勗讀之凡諸名公序引題詠亦皆在其中而遺事具焉則知君固自有大焉者不獨向所稱藹然脩然者而已夫人道之大莫尚於倫常名義惟此先立而後一藝小善亦得託附而取貴重焉不然雖有淸脩之行高妙之辭而大節一虧無足觀矣此朱夫子所以致譏於紀唐王備者也若君光海時所樹立雖當世學士大夫之賢者猶或難之其於倫常名義人道之大者旣無憾矣其答爾瞻一語尤微婉深切與封人舍肉之對相類而其發於邂逅之頃而有不惡之嚴則又

有難焉不賢而能若是乎使世有良史如歐陽氏者作一行傳以君列於其間斯無愧矣夫以君之恬雅淸疎而其爲詩又更楚楚可喜然其大節不如此亦何能取貴於世而使人識之不倦哉詩稿二卷其一君所自爲其一諸爲君而作者自勗請余刊定編摩合爲一帙甫繕寫而其子泰雄爲萬戶湖南亟以入梓且來問序於余余特表其大節以明告後之人焉觀於此而有不歛袵而起敬者烝民首章之義泯矣

滄溪集序

滄溪林公卒十二年文集成其季淸道郡守滐以余

忝有道義契文嘗與聞次輯始末宿戒爲序余惟昔者明道先生之於邵堯夫其從游既久而知之深矣然其爲墓銘也須得安且成一語然後乃泚筆焉蓋立言若斯之難也今使余序公之文將何以名其學而信於來世以是重之久而未有作也既而得一語以爲所見者大所存者實其庶可以名公之學遂爲之序曰世之學者多矣其不能至於道也類有二失解釋章句鑽研訓義致謹於節文度數之間以是爲窮理力行之至而不復求進於聖人之大全者蔽於小也好行難能高自標置言論著述率皆摹擬古人

而反之於已未有踐體自得之實者徇乎外也二者
之失雖若不同要無關於性命本原而其道也遠則
一而已矣此在前世儒者已或不免况其下焉者乎
公自少志爲學卽已深懲此弊務求聖學之眞其於有
宋諸儒之籍取之旣博而講之精矣然其發端會極專
在於考亭蓋年十歲見其論大學格致說便有窮盡
事理之意及得其全書讀之益感憤壹乾日夜潛心
逾年而盡通其旨凡書中所有三才萬物之理巨細
隱顯始終散聚皆有以見其實然而無一不具於一言
心然後知聖人之必可學而學之非至於盡性至命

吾專爲不懈於是年甫弱冠矣然公平居恂恂不自矜持視其外若無甚異於人而內實闇然自修日籍記言行事爲考觀其善惡得失而驗其進退之機以自鞭策隱括者殆靡有夙宵之間而要[illegible]心意隱微處加省焉人顧不得以知也及其晩歲[illegible]有慕於延平之學而數爲朋友言之則其斂藏渾[illegible]益深以[illegible]而庶幾漸進乎灑落者蓋可想矣大抵公爲人重厚而通明寬宏而淵深有可以受道之器致道之材而又早得師於考亭故其於道能究觀大體而必欲實有諸己也如此雖其風力標整少聳動人者而所見

所存固自默契會古聖賢之遺旨矣豈世之學者所能及哉而公則方歉然若無所有退然若無所能每自以持守不固克治不勇爲大患悔吝剋責之語累累見於書問記錄之間盖其自期也遠故不安於小成自省也切故不容於苟恕嗚呼衛固緣離氏之爲以爲已見大意而志之篤也歟儻使天假之年而卒究其所學則造詣之崇深又豈止此而已哉惜乎其可惜也已公文藝絕人而雅不喜述作故集中詩文不過數卷暨書牘爲最富而講學論事輒皆究極本末所發明旣多矣然皆肆筆以成不暇修飾而周匝詳懇

眞意洋溢其曲折往復之際尤使人亹亹不厭公之
文章於此可見而其辭致兼篤退陶書後所罕有也
劄錄槩多得於斷簡間或有未定之論而[illegible]之以見
其讀書不苟日錄本有誦習程課今[illegible]以從簡
約其存者皆警省切要之語後[illegible]者宜參得
於此焉抑公平生言議壹禀考亭而[illegible]朝論同[illegible]
當以調停爲主豈亦以時勢有不得已者而不害其
爲善學考亭也歟恨余不及公在日反復商論九原
不可作悲夫

豐巖集卷之二十二

[illegible]
[illegible]
廿